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六十四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德生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汪鏞

謄錄舉人<sub>臣</sub>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六十四

明唐順之編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愈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  
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  
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

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  
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  
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  
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  
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  
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  
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

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  
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  
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  
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  
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  
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  
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  
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

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

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



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于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

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  
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  
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  
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  
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  
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  
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  
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  
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  
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  
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  
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  
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

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  
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  
遂逆以入及鄆三軍緣道譟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  
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  
萬縈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  
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  
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  
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

告故太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  
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  
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  
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  
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  
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  
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  
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禾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

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邪聞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

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書省著作郎溪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嫌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流溝中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譁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  
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  
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  
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  
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

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令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大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艸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興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

榮剛直士也入見譴大罵曰汝誠人也涇州野如赭人  
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  
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譴雖暴  
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  
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  
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

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  
處賤無以拒也大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政  
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  
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  
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

周邠肇開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  
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  
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潮州祭神文

五首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

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  
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  
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令以始至  
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潔淨與人吏未相  
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滯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  
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脩之奠祈於太  
湖神之靈曰稻既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



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  
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  
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糞除天地  
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  
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  
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

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  
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  
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  
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  
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  
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  
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

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歐陽修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  
熟而敗吏勤於職已成而圯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  
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靜以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  
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否當且待

祭城隍神文

歐陽修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

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  
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  
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  
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  
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義彖文蔽班揚性婞剛潔志

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  
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  
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蕙嘯歌琴緒遊顧移年  
契濶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  
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眩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  
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  
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

哀陸長源鄭通誠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  
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  
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  
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  
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太夫人  
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  
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叅劇務如刀

劒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  
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修德秉哲紹復隴西南  
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奕葉之慶而  
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  
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  
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牙兮若機之張  
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



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  
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  
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吾心之盡傷悲夫而  
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邪

祭柳子厚文

韓愈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  
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  
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

之災子之中弃天脫帛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  
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  
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  
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  
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  
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  
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  
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穆員外文 韓愈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  
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  
子之畷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  
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  
無事多君子僚固有疑忌維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  
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  
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

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  
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  
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  
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  
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  
無它徃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  
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吾之至  
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

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愈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  
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  
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  
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  
跡於篆籀芑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

韻媿韜瑕而舉秀侯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  
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  
酎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  
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  
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  
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  
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  
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

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  
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  
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  
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睹其始  
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呂化先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巳朔友人守永州司馬  
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  
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之聰明正直行爲君  
子天則必速其死道息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  
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  
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  
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  
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  
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



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  
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  
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  
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裕乎古不必  
諧于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于化光最為太甚理行  
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風志所蓄巍然可  
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  
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惠庸庸

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畧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麟為鳳為景星為慶雲以寓

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主為鐸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  
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  
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  
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  
幾聽之尚饗

祭吳尚書文

歐陽修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  
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

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強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于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于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

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  
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饗

祭資政范公文

歐陽修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  
曰彼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  
躁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  
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

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  
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覆轂披折旁  
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  
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  
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  
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  
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歐陽修

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它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況於愚鄙久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

穴哭不望帷銜辭寫恨有涕漣而尚饗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  
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獠之窟  
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今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  
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  
今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  
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



見其悲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

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祭蘇子美文

歐陽修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  
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  
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  
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  
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

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減愈光一世之  
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得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尚饗

祭梅聖俞文

歐陽修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  
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  
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子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

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子才過分  
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子狷而剛中遭多難氣  
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  
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子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令反  
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  
零落之餘惟子子在子又去我子存兀然凡今之遊皆  
莫予先紀行琢辭子宜子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  
與淚獨出子臆尚饗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  
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  
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  
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  
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  
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

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伊  
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  
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  
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  
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  
饗

祭劉給事文

歐陽修

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

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饗

祭丁學士文

歐陽修

卷六十四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衮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奸愚經



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  
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  
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  
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  
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尚饗

祭謝舍人文

歐陽修

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於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廡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歡言

未幾遽問于床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  
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  
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  
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  
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  
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馬首  
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  
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

而浪浪尚饗

祭尹子漸文

歐陽修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

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  
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  
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  
音之永隔哭不聞而徒慟嗟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  
共往莫及今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饗

祭史彥輔文

蘇洵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于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  
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

蜨蛸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幃幃其帷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  
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  
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  
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譴予不喜酒正襟危  
坐終夕無言它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  
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  
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子

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  
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愛  
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  
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  
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  
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官歸  
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鍊石益固

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  
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  
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  
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稿為子收拾以葺  
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  
之子哭寢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  
命輒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  
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  
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  
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通鼓行無前跋扈非惜世偽  
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  
室頓挫彌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  
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  
靜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未索里安

戶逸積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  
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飈歛再極大艱垂紳秉笏  
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人稱召畢公在廟堂總  
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狃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伉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  
屈以為己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寔內外洞徹  
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  
意丘樊脫遺羈馭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

蓬華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  
殂慙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淚橫溢慙冥不敏早蒙振拔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惠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輒車莫  
持紉緋維公榮榮惠義謨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  
叙心曷究髣髴

祭馬龍圖文

王安石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  
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嵯嶢始逢君之

執勒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睨城之窮漂遂  
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  
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  
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  
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  
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  
昏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諸君  
獨恬而同條嗟墮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

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  
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  
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之志如何孰云不諧而  
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  
喜要之百年一蜺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  
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程氏妹文

陶潛

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  
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設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  
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  
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

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  
象可倣我聞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  
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  
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掠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  
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  
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  
曷恃煢煢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  
知相見萬里嗚呼哀哉

祭鄭夫人文 韓愈

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卺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饑而殮疾疹水火無灾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閔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旄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



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  
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予猶子誨化淳淳爰來京師年在  
成人屢貢于王名乃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  
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  
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乃睹靈車有志弗及長  
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  
養于嫂喪服必以晷今其敢忘天寶臨之嗚呼哀哉日  
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尚饗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

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  
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  
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  
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  
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  
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  
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

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沒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

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  
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  
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  
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  
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有知其幾何離其無  
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  
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  
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

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沒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

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  
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  
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  
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  
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  
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  
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

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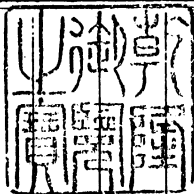
獨孤申叔哀辭

韓愈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怨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整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煜煜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虜遠矣何



日而忘



文編卷六十四